玉璧记

——潘家园散记

高洪波

中国玉器中，顶数玉璧使用率最高。而玉璧的价值，譬如“和氏璧”，值十五座城池，加上藺相如一腔热血和爱国忠君的赤诚，所以后人才有“连城璧”之说。

和氏璧的故事背后是卞和的悲剧，他为这玉而断手折足，徒剩悲泣，实质上是人才不为君主赏识的亘古矛盾，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浩叹。有趣的是我就碰上了这样一枚玉璧。

潘家园旧货市场摊位极多，每个小贩占一席之地，摆放上自己的货物，任人选购，他们神情或严肃或沉稳或笑容可掬，有的还龇牙伶俐，贬损有加，这类小贩多为天津人；有的口无二价，斩钉截铁，这类小贩多为东北汉子。在这诸多商贩中有一位大汉，身高几达一米九，着蒙古袍，戴亮蓝色的帽子，十分扎眼，这是一位有着蒙古族血统的贩子，他的面前有着一批红山文化特征的石器、辽金风格的马具，有时还有不知从哪一座喇嘛寺里采购到的蒙文佛经、念珠，总之，这位叫巴特的大个子是潘家园旧货市场的一道风景。

巴特的脚下放着一块石璧，大若一个中号的盘子，中间有孔，四边斜磨成刃状，从器型上判定，应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器物，只是石璧色泽黝暗，看上去不美观，故而这块石璧搁在巴特脚下，足足有好几个月。

每见到买主，譬如像我这样的熟悉的客人，巴特总向我们推销这块石头，他认真地说这不是石璧是玉璧，他指天发誓，说石化的只是外壳，内里笃定是玉……掂掂巴特急于推销的宝贝，虽然价格不贵，但谁也下不了决心，石与玉之间毕竟有本质的区别。

忽一日见到巴特，见到巴特的同时也见到一块似曾相识的大玉璧，五彩焕然，磨制一新，一问，果然是从前那块不起眼的石璧，由于无人问津，巴特一气之下请一位河南朋友进行打磨，打磨过后，虽然毁坏了昔日古拙的历史感，但玉质毕现，摸上去温润无比。

我买下了这枚硕大的玉璧，玉璧上还保留着一块小小的石质斑痕，证实它昔日丑小鸭般的身份。而今这玉璧已不再具备新石器时代的特征，只有像我这样曾无数次目睹且熟视无睹过的人，才有可能买下这件被毁坏过的玉璧，买下的同时，也买下了一段历史、一个故事、一种哲理。

三姐

宁白

我与三姐扛着行李，匆匆赶往十六铺码头，坐船去宁波乡下。避开那些不断上门催我们去边疆插队落户的男男女女。那个村是母亲的出生地，有舅舅舅妈、表哥表嫂一大家子在。

推开老宅的木门，院子里平静的生活被我们搅乱了。

日子不长，七姨八姑，见我们姐弟俩呆在家里无活可干，又看三姐长得漂亮，便上门对舅妈嘀咕：找人嫁了吧，让她自立门户，省得在家吃闲饭。村里哪个门户，谁家的儿子，说得有板有眼。

我一直懵懂无知。这些，都是很多年之后才知道的。

初春二月，早晨，穿过田埂，到三桥镇去。刺寒的风中，我看见三姐的表情沉闷而忧虑。三座桥的两侧和河边廊檐下，摆满菜摊。不少菜摊是男女组合。男的是年轻农民，边吆喝边称重；女的是城里知青，管收款，表情呆滞。不知是已成夫妻，还是尚在恋爱。三姐路过摊位前，跟我说：这些女的挺倒霉的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。看她们时，眼光里满是怜惜。

我们离开了舅舅家。我曾经陪母亲回乡养病，三姐却从此没有再回村里一步。乡愁，在她的记忆里，浮现着菜摊旁女知青忧郁的目光。

我与三姐选择去了大兴安岭。我们要在几千公里外荒漠原始的森林里，一起相依生活。知青专列启动了，站台上、车厢里一片哭声。唯有三姐不哭。不知道她心里是否有逃脱了那场婚姻的庆幸。或是在弟弟面前，要表现出当姐姐的呵护。父亲沿着站台，一边奔跑，一边大声嘶喊：阿明，坚强些！三姐使劲向父亲挥手：阿爹，放心！别跑了！父亲心里一定记得，几年前被“抄家”，只有这个女儿，在一片吵嚷声中，手指着“造反派”论理。

绿皮火车“咣当、咣当”向北行进。三姐疲惫地趴在了小桌上，我迷糊着想起与三姐儿时的往事。

有几天，母亲出去办事，交代三姐买菜、做饭。一天早上，三姐对我和小弟说：我们一起去吃大饼油条吧。我和小弟高兴极了，这是我们想吃而吃不起的早点啊！记得有一次，母亲买了一根油条回来，把粘连处撕开，一根油条成了两根，再把两根油条剪成寸段，佐餐泡饭。我蘸酱油后，小口咬一段，就把一碗泡饭送下了肚。

我问三姐，你哪来的钱？

她说，从母亲定额的菜金里省下的。

三姐比我大一岁，那年，也就十三四岁。

卖烧饼油条的摊头，在离家不远的一条窄巷口。炸好的油条挺立在铁筐里，刚出炉的烧饼散发着葱和芝麻的香味。我对着三姐傻笑。

三姐买了三根油条、三个烧饼，没想到又买了三碗咸豆浆。烧饼三分，油条四分，咸豆浆要五分一碗，最贵。这是一个完整标配了。找桌子坐下，姐弟三人围着，享受平生最隆重的早饭。

回到家，还在幸运地回味烧饼上怎么有那么多的芝麻，小弟突然呕吐了，接着又捂住肚子要拉。我和三姐也吐了起来。

三姐转身就去找摊主。回来说，是豆浆没煮透，也有别人吃了吐的。

寒冬，我与一帮男人踩着近膝深的积雪上山伐木，三姐跟随着去砍打枝杈。她不安的眼光瞟过我的锯把，看着一棵又一棵大树在我们蛮力吼叫的“顺山倒”中，缓缓地倒向山坡，撒落下一树雪花。那天半夜，木刻楞宿舍突然着火，我要冲进宿舍抢出父亲送我的皮包，皮包里有冯老师借我的鲁迅先生的《两地书》，我答应探亲回家要还给她的。三姐一把拉住我：火势太猛，来不及了！瞬间，大火冲天而上，染红了暗黑的树林和大半个夜空。

慌乱了一夜，躺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，遥远的家，如幻影，环绕着我的孤寒。

我可以回到离家很近的城市，却要与三姐分别了。我们俩已在大庆油田工作。她成了大庆油田研究院流体力学研究室的一名科研人员。在家属区的小屋里，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。夜晚，在摇篮边的灯光下苦读英语。

研究院冰雪覆盖的小路两边，高大的杨树护卫着一幢幢白雪盖顶的红砖房，四周一片宁静。这是一个透着神秘的地方，聚集了一批我国优秀的石油科技专家。三姐从故乡的田埂小路“逃离”出来，到了这个神秘之地，她要将多少闲暇时间花在读书和思考上，才能和这些专家在红砖房里对话？在静谧的小楼前走过，想到这里的人对三姐的接纳，让我生出了一种惜别之情。

从此，我生活的日常里不会再有三姐的身影了。

多年后，传来三姐的双胞胎儿子考入大学的消息。老大被清华录取，老二被家乡的同济录取。此事让很多人感到新奇。记者问她，你这个当妈妈的有什么教子经验与读者分享？三姐说，哪有什么经验，我有的只是在这个时代中的经历。

这时，我年少时的三姐从很远的场景中走了过来。三姐当年的经历，能演化为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方法吗？

妈妈二事

任溶溶

腊肠

我母亲自制腊肠。她知道我不吃肥肉，就做出精瘦的腊肠，还有肝肠。真是好妈妈！我想念我的好妈妈！

鱼肠

有一回，女儿弄来一副鱼肠，要给猫吃的。妈妈一看，这么好的鱼肠给猫吃，太可惜了。于是她煮了个蒸鱼肠给我吃，太好吃了！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一场群英会

王晔

夏先生是会画国画的，谁也没有见他拜过师，也不曾听说他临过芥子园画谱之类。可他就是会。不过会画画的夏先生轻易不动笔，他就是夏家二先生，街坊邻居这么叫他，固然是一种尊重，可那语调抑扬顿挫，似乎就有那么一丝是说他做什么都懒懒散散、漫不经心，所以二先生才是微胖的，你看那大先生就明明是个瘦子，做什么都一板一眼，周周到到，累心得很，不瘦才怪。

二先生是兴之所至，兴致来了，就涂上几笔吧。月下的梅花，石上的兰花，都不在话下。尤其那月色，朦胧的，皎洁的，就在他一念之间。而后沙沙沙，拖上两行题款，一笔好看的行草，偏也微胖，好像每一个都是微型的二先生，白白净净，妥妥帖帖。

很少有人亲眼看二先生画画，也难怪，在老家，他没设自己的画案，而他在上海的寓所，也不是人人一脚就能跨到的。但大家时常听他谈画，也不知是他亲历的还是听说的，也不知真的假的，假的也像真的，可有时候，因为还蛮精彩，真的又有点像是假的了。又好像不过是二先生会吹罢了，从小听扬州评话长大的，听多了总也会一点说书的本事的。

话说那是正月初二的群英会。全城的名人济济一堂。文人墨客的团拜总要有一点墨香，自然是集体作画题词。

长长的画案上，铺着软软的羊毛毡子。毡子上有着斑斑点点的墨汁印迹。一张八尺整宣铺展开来。一方端砚上一汪不稠不稀的油烟墨汁，是事先请人慢慢磨好的。隔壁桌子上，还有人继续磨着。

这第一个下笔总是左谦右让。王老，王老，请，请，请。哎呀，不敢不敢。就跟吃饭落座一样，左谦右让，总算开始。这么一个接着一个，谦让的人便越来越少，室内鸦雀无声，倒有一丝紧张严肃的气氛飘起来。

哎呀，虽不说话，一个个的脑子里急急忙忙地盘算着，我画什么，怎么画！

画画也是天天画的，也画了不少年数，然而，毕竟是同台共演，同台就是一下子高低立现的。

讲到这里，二先生插入一句评论：要看字画的好丑，很简单，就把几幅字画挂起来，看倒还是不倒。那个差的，一看就是，倒了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

六岁的我听着也心领神会，嗯，理解的，紧张的，谁也不想立刻就被别人或是被自己看出，哎呀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尽管没人说出来，可这个脸丢不起，大过年的！

眼见着，这个画一丛水仙，那个画一大束牡丹，真是个姹紫嫣红，争相斗艳。一个个不再谦让，不能再谦了，再不落笔，花呀草的，都给人画完了，整宣从左到右，眼见着也没个地方了。

只有一人偏偏还来迟了，还不紧不慢，临了到了他落笔，众人有暗自看热闹的，有替他着急的。这人在画幅正当中，在牡丹花丛里，噌噌噌，仿佛画竹竿子一样，生出一个枝干，在高出所有的花儿草儿半尺地的空中，蘸着调开的赭黄，唰唰唰，开出一个大脸盘来，一个葵花的大圆脸。

“哎呀”，众人心中大惊！二先生突然叫了一声哎呀，这像一声惊堂木，叫出了众人心中的叫。“这气魄，这气魄！”二先生摇头，又摇头。我发现，摇头不单是批评呢，原来佩服也可以摇头。

二先生只顾着自个儿摇头，根本不在乎谁听了没有，倒像是他自己面对着一株灿灿的葵花，握着那只画葵花的毛笔。

快雪时晴（中国画） 沈舜安

雪夜寄子美

高昌

白雪随诗至，长安寒渐浓。
石壕贫可脱？茅屋酒堪逢。
情贮三千顷，流光百万重。
披襟大唐去，一览小群峰。

上海最后的渔村金山嘴渔村，历经千年，数尽世间沧桑，活力依然，如诗般存在。

走进渔村，青石板铺就的主路延展开去，两边林立的商铺、安静的小店，随即向上跨过运石河桥，似乎从河水那里获得了灵感，化身众多奔涌的小溪，倏忽间散入七拐八弯的巷道中。老街的各个建筑串起了历史的一呼一吸，如同风格迥异的诗歌在此处交融，诉说着自己的故事。这里是渔民世世代代的生活通衢，也是渔村生生不息的强劲脉搏。老街在变化中见证着渔村的发展：渔民老宅、妈祖文化馆、菜市场、小商店、酒吧、民宿、书屋、咖啡馆……理想和生活在这里交织，传统和现代在这里碰撞。

渔民老宅，保留完整的一栋古宅，原汁原味地呈现了过去渔民的生活场景。一砖一瓦、一桌一椅、一筷一碗，恍惚间让人回到了一百多年前：海风吹过老街，昏黄的渔灯下，渔嫂安排好孩子们的食宿，开始了夜晚的工作，补衣服、织渔网，默默思念着海上捕鱼的丈夫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归。渔民老宅就是一首静默的古风诗，无需言语却饱含沧桑与心酸，诉说着渔民生活的不易。

千百年来，渔村人与天斗与海斗，在风浪中闯荡，不惧生死，但又有着敬畏生命、感恩大海的情怀。在妈祖文化馆，通过对他们虔敬信仰的追寻，就能体会到渔村精神。在这里，能看到渔村人踏浪搏击，能听到他们在风雨中仰天长啸。阅读展馆，就是在诵读一首属于男人的、充满着海味的豪放派长诗。

转眼间来到运石河桥，这座桥并不高大，但历史悠久，是金山海堤形成的见证者。踏上小桥远望，霓虹灯光和水面粼粼的波光相映，微风拂面顿觉身心舒畅。最吸引人的还是桥头的那个招牌：我在桥头等你。你在桥头等谁？谁又在桥头等你？是谁在等待着谁？短短一处清新小句，令人浮想联翩，浪漫诗意跃然而出。

行走在吟诗的渔村

付婷

隐在老街的巷道中，有一处“渔民画工作室”，是在渔村人杨火根老人老屋的基础上，原址原貌修建而成的。渔民画是杨火根开创的以描绘渔民生活为题材的绘画作品。杨老师自小在渔村长大，对渔业生活有着特殊的感情。祖辈的艰辛是渔村人抹不掉的记忆，没有相机、无法记录，老人只能用画笔凭借回忆将过去的生活一一重现。现在，这些画作被刻在了墙上，印在了老街上，将渔村精神传承于后人。打开杨老师的画卷，画面上仿佛流动着一首又一首的叙事诗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能深深触动你的内心。

沿着巷道来到祥鱼湖畔，坐在湖边的木栈道上聆听湖上酒吧驻唱歌手深情弹唱，晚风中夹杂着氤氲的酒气和迷蒙的水雾，一切仿佛是在梦中。静静的湖，犹如少女明眸，柔情凝望每一位路人。湖边一堵古朴的长墙，是渔业村委精心打造的“诗歌墙”，镌刻了充满海渔风味的诗歌，成了渔村的一道风景线。这些诗歌是“海渔诗社”根据渔村历史和渔民生活经历量身创作的。游客们往往驻足于此，细细品读，浅唱低吟中感悟渔村历史变化。

漫步老渔村，就像走进了一首行走的诗，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纵情高歌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十日谈

老建筑 新魅力

高颜值书店是一道文化风景，是隐藏了精神财富的宝地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：徐婉青